

颜氏之儒

◆郭沫若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颜氏之儒”当指颜回一派。颜回是孔门的第一人，他虽然早死，但在他生前已经是有“门人”的。这一派的典籍和活动情形，可惜已经失传。只有关于颜回个人，我们在论语和其它的书籍里可以得到一些资料。我们知道他是“其心三月不违仁”的人，“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他很明显的富有避世的倾向，因而《庄子》书中关于他的资料也就特别多，全书计凡十见，人间世、天运、至乐、达生、田子方、知北游诸篇各一，大宗师、让王二篇各二。这些资料在正统派的儒家眼里都被看成为“寓言”去了。其实庄子著书的条例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重言”是“耆艾之言”，要占百分之七十。因之，不见于正统儒书的记载，我们是不好全部认为假托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论“心斋”、“坐忘”两节文章，我且把它们摘录在下边。



郭沫若
间世)

一、论心斋

回曰：“敢问心斋（斋）。”仲尼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之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齐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尝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人

二、论坐忘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行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尔）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尔）后也。”（大宗师）



三圣图

这两节都是在内篇里面的文字。要说是假托，庄子为什么要把这些比较精粹的见解托之于孔颜而不托之道家系统的人，或率性假拟一些人名呢？因而我想，这些应该都是“颜氏之儒”的传习录，而在庄子是作为“重言”把他们采用了的。孔颜当时不一定便真正说过这样的话，但有过这样的倾向，而被颜氏之儒把它夸大了，这不能说是不可可能。凡是形成了一个宗派的学说，对于本派的祖师总是要加以夸大化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孔子本人原来就是有些超现实的倾向的人，他曾说：“饭蔬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又赞成曾晰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那种飘逸。这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态度确有一脉相通的地方。有象这样的弟子，又何故不能流行出一批更超现实的后学呢？假如我们想到王阳明的弟子，不一二传便流于狂禅，这段史影是更容易令人首肯的了。

孔子之门，在初期时实在很复杂，里面颇有不少的狂放的人物。孟子说：“如琴张、曾晰、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曾晰即曾点，是曾参的父亲。檀弓言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这是见于儒家经典的事，其狂态已经可掬。琴张牧皮见庄子大宗师篇：“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挑挠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尔）已反其事，而我犹为人猗？’”

这和曾点“倚门而歌”的态度正相仿佛。孟子反即论语孟之反，马叙伦谓即牧皮，牧孟双声，皮反对转或因形近而误。这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曾晰是孔子弟子可不用说了，由孟子看来，就连琴张、孟子反，也是孔门弟子了。这不是比颜回原宪之徒已经更进了一境吗？

事实上就是曾参、子思、孟子也都是有这种倾向的人。荀子解蔽篇替我们保存了他们的一些生活资料，照那情形看来，他们都是禁欲主义者，虽不能说是狂，却是有十分的狷。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捕鼠，恶能与我歌矣？’”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皀**，其为人也善射（猜谜）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僻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

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僻耳目之欲，可谓能强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

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

何危？故浊明外景（影），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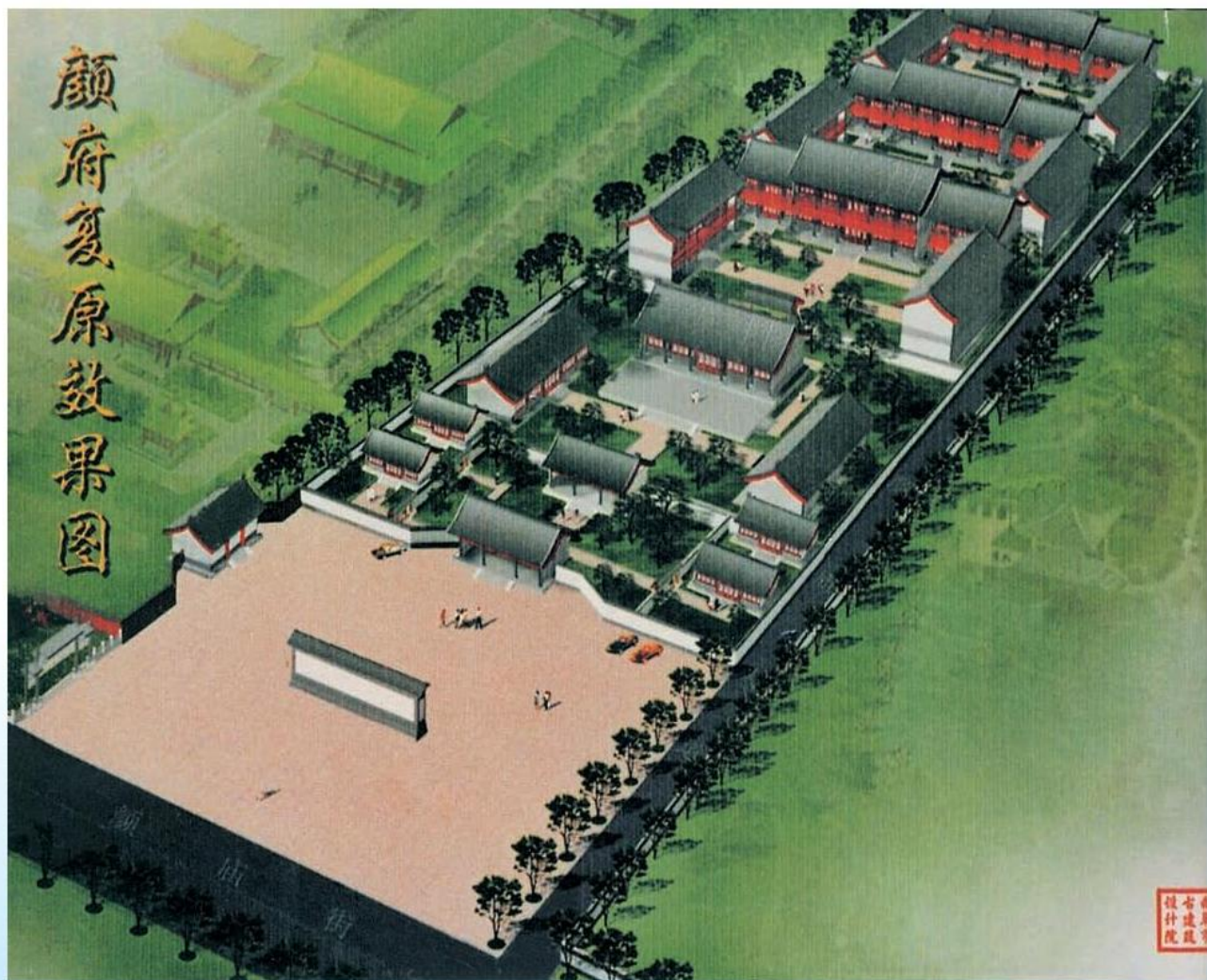
这一段文字有些错乱，前后脉络不甚清晰，但大体上是可以领会的。“孟子恶败而出妻”，毫无疑问是一位禁欲主义者的行径，败是嫌男女之际败坏精神和身体，而不是妻有“败德”。这由上下文的“僻欲”、“淬掌”等便可以得到旁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曾子、孟子、有子之间，夹一位“空石之中”的**皦**先生。这人决不会是子虚乌有，而且必然也是相当有名的孔门之徒，然后才合乎文理。因此我发觉，这位先生所隐射的正是子思。子思名伋，与**皦**同音，“空石之中”即为孔，荀子是痛骂子思的人，故因其“善射以好

思”，故意把他姓名来“射”了一下。据此，足见子思也是一位禁欲主义者了。

曾子的一句话颇费解，但在庄子让王篇有一段故事可相印证：“曾子居卫，**緦**袍无表，颜色肿唿，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据此可见“是其庭可以捕鼠”乃表示食米狼籍，以致老鼠纵横，所斥责者的生活是与曾子相反的。曾参的作风，和他父亲曾点，不是颇相类似吗？

连曾子、子思、孟子都有这样严格禁欲的倾向，颜氏之儒会有心斋坐忘一类的玄虚，那是不足为异的。

（录自《新编陋巷志》）



颜府复原效果图